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http://www.sexstudy.org>[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性”研究》第27辑

日日春妓权运动十年回顾初探——「以工人市长选举探索基隆性产业政策」为例

作者:王芳萍 来源:《中国“性”研究第27辑》 类别:《中国“性”研究》第27辑 日期:2008.05.26 今日/总浏览: 1/13

日日春妓权运动十年回顾初探——

「以工人市长选举探索基隆性产业政策」为例

王芳萍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妓运十年的回顾

从1997年,台北公娼展开抗争对抗强权,开启台湾妓运迄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了。我们这一支从阶级运动发展出的性别立场,在台湾妇女运动发展有其特殊意义,而十年间,我们持续对台湾性交易的街区型态探索,对台北市万华区流莺也进行了数年的外展及要求修改政策的行动,并持续以妓权文化的展演行动与社会对话,也与国际妓权运动的联系,联合妓女的跨国力量。

十年妓运,承接公娼自救抗争留下的资粮,日日春协会在荒烟蹊径中摸索前进,其中连续举办五届的「性工作权利和性产业政策行动论坛」及「娼妓文化节」,是我们逐步发展出的工作方法和集体创作^[1]。

在日日春出版之「妓女联合国」一书中,则集结美国、澳洲、瑞典、荷兰、德国、英国、日本等性工作者的故事,及各国性产业政策报告,对当代全球最重要的几个性产业政策模式,从妓权观点进行分析。

◆ 阿扁玩法弄权,小娼妓逆流抵抗、国际串连

也许我们还得感谢陈水扁。是他的玩法弄权,让我们打开国际妓权的视野。

1996年政坛红星陈水扁,替民进党成功拿下首都台北市长,扁就任后市府团队,就不断与主导市议会的国民党、新党等在野势力,进行「府、会斗争」政党攻防;1997年,陈水扁的「魄力扫黄」成为焦点议题,因国民党议员的质询,市长同意将日趋没落无人注意的合法公娼,于1997年9月正式废除。只是当时没人料到,求生意志强烈的公娼小虾米,居然会挑战阿扁大鲸鱼。

百余名公娼蒙面现身街头抗议,后经社运团体介入协助,努力三个月后,终于成功争取到议会重新提案修法给予「缓冲两年」,以弥补仓促废娼的不当程序。不料,陈水扁却捅上议会,坚持「废娼是国际进步潮流」,公然违宪,拒绝公告议会通过的新法。阿扁与议会争权角力,却把公娼当祭品。于是公娼卯起来,持续与陈水扁进行一年多的惨烈对抗。

◆ 性工作者是领我们穿越人性密道的钥匙

2001年,公娼正式走入历史,日日春举办第二届行动论坛和娼妓文化节,尝试在行动论坛外,以不同的文化展演方式表达娼妓文化,日日春并取得巴西、印度、美国、日本…等地妓权团体拍摄的纪录片,于是我们在台湾首度展演绝无仅有的性工作者真实影像纪录,并由性工作者现场展演及和观众对话:公娼丽君演唱幸福、日本Erochica裸胸艳舞、瑞典Rosinha吹奏萨克斯风、美国Carol夸张演剧…,当时,我有一种神奇感受,性工作者们身体展露的欲望动能,有巨大的穿透力,它穿越隔离的家户门墙,穿越习而未察的束缚框架,将锁困在个别私密空间的性、情感、欲望、纠结、困惑,拉到公共空间的社会脉络,让我们的经验折射、交融而共振。于是我发现,神秘而私密的性,得以放置在社会关系与脉络的公共空间,重新解读它属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集体经验。是性工作者,提供了穿越密道的通行钥匙。

◆ 不要简化人性的法律,要真诚的解放之道

于是,日日春更确立,漫漫长路的性工作除罪修法运动,更重要的是,是要松动那固着的、无所不在的性道

德污名，和理所当然的偏见。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去面对自身的性道德量尺，是如何在法律制度下运作规范，打击他人或自己；娼妓淫业，永远会是，在我们难以面对复杂问题时，最利便捡选的代罪羔羊。

所以，我们不只是从事一个捍卫娼妓权益的运动，我们更想探寻人我关系自由解放的实践之道。是性工作者，可为明镜，反照出通往此路的解密渠道。

◆ 无法露面的娼妓，不被关照的议题

之后，我们在2002年台北市议员选举、2004年总统大选、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前，分别再举办了三次娼妓文化节和行动论坛。

每次的活动，不只有上述反诸自身的生活经验对话，国外具体案例的论述思辨，而运动的政治诉求和行动施压，更是重点。但要在没人搭理的政治氛围下，让政客和社会看见边缘娼妓，这不是轻松的事。

当台北公娼走入历史后，想让全面非法的私娼现身争权，是何其之难，她们看到媒体就像看到鬼一样，躲都来不及，日日春的组织工作者常挫折，私娼苦痛难以直接呈现。于是，妓运支持者的投入，找出多元形式将性工作者的诉求转化再现，成为娼妓文化节另一重要功课。于是，每场娼妓文化节，都是在数十和近百名义工的投入下，艰苦地完成这部复杂混乱的集体创作。

十年来，靠着公娼运动粹炼出强悍的性工作者，秀琴、丽君、小青、小玉、阿英等人站在第一线现身迎向社会各种质疑，台湾妓运才在公娼运动后，持续有开展的基石和平台；而日日春秘书处的组织工作者们，一路探险、胡搞和反思，在挫折冲突疲惫中还能不轻言放弃，是不容易。加上一队持续投入的热情妓权支持者，以不同工具和媒介，也持续为妓运发展不同形式的发声。

一、性工作的除罪化修法运动简史

日日春从1997年台北市政府废公娼事件开始，即倡议重新拟定务实有效的性产业政策，当时因为公娼强力抗争引起尖锐的社会论辩，妇团各种力量折冲后，促使2000年总统大选时陈水扁在其竞选政见的妇女政策中，加载当选后「有效处理性产业问题」。

当然，陈总统当选后，没有对性产业政策主动进行调整，但是日日春持续社会行动，突显性交易罪罚化及「罚娼条款」打压性工作者人权的问题。

在2003年，行政院委托的两份研究案结论，均认为性产业应予以除罪化、合法化；日日春则更进一步不断以社会行动向内政部施压，要求陈总统具体履行2000年大选，「有效处理性产业问题」的政见。

2004年初，总统大选蓝绿割喉战，选战激烈，许多政见牛肉不断在选前端上台面，过去因反娼丧失不少基层选票的阿扁阵营，出乎意料的，由内政部会议决议：「未来性产业将朝除罪化的方向修正」，及首先将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不罚嫖」的规定，并表示未来「娼、嫖」行为皆不罚。但这究竟是过去有反娼形象的扁营选前释出善意，骗骗选票，还是真有条件制定如此「进步」的政策？因此，日日春于2004年二月初举办第四届国际娼妓文化节，在社运团体联合支持下，发动游行，要求各党总统候选人在选前签署支持「删除社维法80条，选后没依约落实即下台」的承诺书。

但，同时间，以励馨基金会为首的六个主流妇女团体^[2]，却也同时以「推动缩减性产业政策联盟」为名，至内政部要求罚嫖，并以报纸投书、记者会表达其反对性产业合法化、除罪化，罚娼条款应修改为罚嫖，而非罚娼，且持续罚性交易得利之第三者（业主等）的诉求。

至此，性工作权的争议从罚娼转为是否罚嫖的焦点。

过去，解严后主流妇运从雏妓运动至「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法，乃至「性交易防治法」的制定，其核心论述为，卖淫不应存在，同时娼、嫖、第三者都应加以罪罚化的废娼政策，而将从娼女性视为「被害人」而加以救援。（但罚嫖条款在1990年时，在立院被立委修正删除，之后「社维法80条」只有罚娼，但同时逐年关闭的限量合法公娼依然存在）；直到因1997年公娼抗争，及日日春和支持性工作权论述出现，特别是性工作者主体的现身及与社会对话，使得本地成年的性工作者主体和能动性获得社会部份力量的支持，而救援派的「被害人」的废娼论述遭到重大挫败。

但是，随着当代女性主义者攻城略池，以NPO的力量推动政改^[3]，倡议女权的女性主义者活跃于相关NPO（NGO），在解严后10多年间，已成为打造国家机器的帮手，并成为体制运作的一部份。其间，推动数个与性、性别有关的法案立法，打开「法入家门」^[4]，进行社会规范与国家治理。而她们将男女性别二元的对立及不平等，视为性骚扰、家暴、性侵害、甚至移民婚姻等问题的根源，男人用暴力控制、支配、驱使女人服从，使「女性整体因性而受害」，是「性工作罪罚化」的认知基础^[5]。所以无论如何，让性与性/别不平等的性交易，是绝对不能正当化、除罪化和合法化的。

此外，随着强势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治理，在强势国家支持下的国际NGO也与各国在地运动积极串连、动员，主流的女性主义菁英持续以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争夺权力，并在因应全球化大量性工作者移动迁徙的新的国际形势下，在西方欧美国家，「反娼」力量，为对峙1980年代开始的强调妓女自主能动性的妓权运动，在近十年，则强调瑞典「罚嫖模式」及「反人口贩运」运动，来对抗妓权的「除罪化」诉求，企图重新稳固女性是「受害者」的「真理」。

台湾在公娼抗争后，1997年才开展的妓权运动，也将台湾的战局与国际接轨，而2004年主流妇女团体更有策略的，并以国际其它反娼论述为师，将1990年初「废娼」的策略，转为「缩减性产业」，仍是罚第三者，但诉求改罚嫖不罚娼。并结合国际力量、及美国对国界限制的移民政治运作，2005-2007年间，持续推动台湾在地的「反人口贩运」立法。

◆ 罚嫖争议

「推动缩减性产业政策联盟」在2004年在总统大选前提出的诉求，认为「台湾的性产业不但规模趋于庞大，秩序亦趋于混乱，与毒品、帮派、失踪人口、性传染病等犯罪及社会问题纠缠不清。政府若有诚意根除此种乱象，必须正视性产业的成因。性产业的成因在于台湾传统文化对性关系本质的定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嫖客的

纵容。在一个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社会中，性关系绝不因交易而得以成立，更不可能成为第三人藉以谋利的途径；而企图以经济优势打破此种可贵平等关系的人，显然未将别人当成自己一般看待、尊重」。

过去女人从娼被污名，男人「嫖」，相对被认为是正常的，但「婚姻外的性」仍被社会道德谴责，视为不正当，而主流妇女团体想从「罚嫖」下手，完全无视性工作者的能动性，把性交易地下化的各种后果，倒果为因，

污名为嫖客的欲望及需求^[6]。将性交易持续刻板化为男强女弱的不平等的性和性/别关系。日日春过去发展了一些论述，我们特别想从性工作者及消费者的经验出发，放在社会各种压迫体制的脉络下，重新理解性、性/别关系、亲密关系，回应台湾主流女性主义不同的论述。

◆ 反人口贩运与性交易除罪化的关系

而「反人口贩运」的推动，是目前在台湾对于外籍、大陆性工作者的另一个以人道关怀，但实则同时进行「国境边界控制」的议题。

基本上，「反人口贩运」这个字特别与性交易勾连，就是有问题（当然它有其历史背景），但最核心的关键，是在于性交易是不是被承认为劳动与工作，而且是公开认定。而这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许多家务劳动（过

去是家奴般的工作）公共化、现代化，但惟独性劳动仍与一夫一妻的家庭体制紧密扣联，这是什么关系^[7]。跨国进行资本主义运作的霸权，又是如何对待女性的性劳动，和建构对家庭、社会规范规训的道德正当性。

过去许多传统劳动，许多从奴隶状态发展为现代有劳动保障的体制中，是历史斗争的结果和过程，劳动力的拥有者与资本的所有权人持续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故事，而持续斗争，也只是让劳动状态，相对较好或较差，并

没有「绝对」没有问题的状态^[8]，但劳工运动努力的是让劳动者有相对可以对抗和保护自己的武器，把武器交到劳动者自己的手中，他们自己行动、改变压迫体制。这是劳工运动逻辑最重要的一部份。而卖淫业中，因为不把卖淫的性劳动当成是劳动与工作，其间劳动斗争的所有问题，因为不放置在「传统劳动的斗争」中，而在性/别运动、女权运动的介入下，另以「人口贩运」的问题出现，成为「人权」问题，劳动场域中的劳动者转为「被

受害者」^[9]，而避谈「劳动」问题和劳动体制。^[10]

日日春并不是说，在卖淫业中没有悲惨的受害人，任何劳动关系中、被迫、被骗、被暴力胁迫都是「受害」，但是受害者也有能动性，但要提供他对抗这个不义体制的武器，而这个不义体制，到底是将整个行业除罪，放在合法劳动体制下进行各种劳动关系的规约，还是持续以地下化政策，否定此业存在，但此业又不会在现实中消失。

目前「反合法卖淫」的「反人口贩运」运动，因为「反合法卖淫」的立场，结果就是知道色情产业一定会存在，他们也认为限制性地让卖淫业地下化的存在，就是坚守「反合法卖淫」的立场，但面对第三者、嫖客持续放在「性剥削」架构中否定，而对性工作者，则以「自愿」、「被迫」二分，回避自愿性工作者的劳动处境问题，但将问题集中在处理地下化后果中，将社会最多道德谴责、最违反人权的部份（如被迫卖淫），展开救援、庇护被迫从娼者，协助抓出人蛇集团的社会工作；但检查起来，反人口贩运也没真帮到多少被迫卖淫者讨回自己权利，但此运动目前在台湾推动的效果是，持续让卖淫业污名化、地下化、罪罚化。

而不看性产业（性交易）的劳动体制的压迫结构，对其中的劳动者的整体影响，反过来，拯救被迫从娼时，并同时污名性交易时，这种「反人口贩运」将会是假慈悲、也是伪善的，更是打压了正在以此为专业的性工作者劳动权。

二、 基隆案例：从参与工人市长选举进行基隆性产业政策探索

（1）从基隆市长选举的背景说起：

2006年9月红衫军反贪腐倒扁风潮中，基隆地方法院也同时宣判基隆市市长许财利，贪污图利新台币五千余万，处有期徒刑七年。许财利是当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积极辅选当选的市长，因此当社会质疑阿扁贪腐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是否在处理自家「贪污政客」上，也有与「倒扁」反贪腐时，有相同的标准和立场，是检验国民党是否有彻底改革的进步性；但当时国民党中央却对「罢免许财利」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于是长期批判蓝绿两党比烂的工运团体—「工委会」^[11]，便与基隆在地的「台湾仓储运输工会联合会（仓运联）」^[12]联合发动「罢许」行动，希望人民看清楚蓝、绿政客同样是贪腐的共犯结构。不料许财利竟突然于2007年2月病逝，基隆市必须于5月12日进行市长补选。（工人市长张通贤竞选工作室，2007）

于是工委会与仓运联决定，「罢许」行动必须延续2004年「人民老大」^[13]运动，直接进入选举体制去颠覆代议民主的游戏规则，推派仓运联前理事长张通贤，一位联结车货柜司机代表，参与基隆市长补选，并在三月底匆忙上阵。

日日春协会在社运实践路线上，长期与工委会合作结盟，并也曾于2004年底，参与「人民老大」运动，推派代表参与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的选举，藉那次选战实践「妓权公民」，我是那次选举的参选代表。日日春做为一个「争取娼妓人权和劳动权」，及以「性工作除罪」为目标的妓权团体，为何要积极参与基进的政治改革行动？

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和底层边缘娼妓站在一起的社会位置，是这个艰困求生的位置，让我们看到台湾所谓政治「民主化」快速走向政党（两党）政治时，底层人民却是自杀、瘫痪、卡债比比皆是，而必须面对政治及经济体制压制底层人民生存的问题。

从10多年前，民进党在1995年首次取得北市首都政权，主流舆论及部份社运组织欣喜「政党轮替」将是弱势改革机会，我们「有幸」在那个年代因为参与公娼抗争运动，而看到蓝、绿政客^[14]如何为权位利益进行政党斗争时，玩法弄权镇压娼妓生存权，我们很早就戳破了绿色执政是弱势希望的假像。而后，我们不断要求中央及台北市地方执政当局，提供讨论性产业公共政策的论坛空间，并修改、制定进步的性产业政策，但是不分蓝、绿，不论是中央执政的陈水扁、或当时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样都回避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改革，在现行选制设计下，彻底改革解决底层生存的试题，是无助于关心想赢得选票及掌握大位为优先考虑的他们。

因此在蓝、绿政客相争「比烂」的同时，2006年8月公娼抗争大將官秀琴也在私娼债务压力下选择投海结束生命。十年妓运至此，我们痛彻心扉，但也更坚定面对，妓运不止是条挑战传统社会性道德污名压迫的艰辛之路，更要持续不懈地挑战镇压弱势的政治体制和游戏规则。

于是，日日春在今年，再次选择支持「人民老大」运动，参与基隆市长工人参选的选战活动，并以「移动探测」^[15]的方法，设计「探索基隆城市性产业政策」，及「妓权公民民主实践」的行动方案。（夏林清，在地人形，2006）

（2）日日春参与选战的工作方法及经验

「人民老大」精神，就是参与选举活动者，把个别（人或团体）及在集体协议下，提出集体的政治诉求、及参加者也投入规划、执行操作是为「实践」。「妓权公民民主实践」就是掌握此一选举机会，对于身处台北对娼妓熟悉的我们，进场贴近我们不熟悉的基隆茶室文化相关群众（性工作者、消费者、业者、周边相关产业从业者）；并延续过去日日春对性工作者劳动处境的理解，此次并从都市规划、城市经济、市民劳动文化等角度，更立体化城市性产业政策的多元面相；并卷入支持妓权的义工们，以各自使用的工具与媒介（田野访谈、演戏、跳舞…），与一般市民进行不同程度的对话，训练行动者的进入草根及社会行动反思。

1. 以访谈及外展，进行基隆市性产业现况的探索及政策的拟定：

由于日日春的参与，竞选团队也同意并拟定了「基隆港都历史风华再现：打造『性产业及博奕实验专区』，创造基层就业」为政见之一^[16]。在传统选战中，这种政见是非常「激进」及争议的，要赢得选战就不要提。但看破基隆处境的这些工运干部认为，基隆长期在扭曲的国家发展和国土规划下被牺牲，若政策作为没有大改革，基隆劳动阶层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路，于是明知一般人对现行地下化的「性产业及博奕」有着黑金民代「包娼、包赌」的印象，但做为「工人市长」，部份工人仍站在对劳动阶层生存有利立场，提出进步的性产业规划的想法。

日日春和总部的劳工干部进行小组讨论，虽然提出了对现有的性产业集中街区（文安里、明德里等）的「舒压休闲产业」街区的打造想象，但我们也确实面对短暂的竞选期间，是无法做妇女及中产阶级等族群，能对此争议性议题有充份的理解，而在竞选主轴为「港口还人民、税收进市府」的前提下，日日春的相关性产业议题，在选战中，选定了特定场合发生特定作用。

首先，我们进行「茶室田野及外展」，我们藉宣传张通贤，达立与茶室相关业者的关系，咨询他们意见。并透过工会干部熟识的茶室关系，进行访谈和沟通。我们花了五天时间，动员近40人次的义工，分组成队，带着张通贤的竞选文宣（拜访私娼馆时并同时发送保险套），及日日春义工刘台云设计执行及自掏腰包赞助印制的「风情卡片」^[17]，拜访数家私娼馆、及约150家茶室^[18]。而初步勾勒出基隆茶室文化及小姐生存处境、及性产业集中地区的街区样貌，及得知相关从业者的一些政治看法。详细描述于第（3）节，基隆性产业样貌。

2. 辣辣鸡及嘿咻剧团的文化展演与身体政治：

延续日日春在2002年参选台北市议员，及近年在街头文化展演的经验，这次仍以嘉年华般的性感「辣辣鸡」^[19]表演吸引路人注意，并希望引发街头对话。而这次「街头肥皂箱」^[20]，并加上「嘿咻剧团」^[21]以「性」隐喻政治的街头讽刺剧，希望别树一帜的开拓另一公共对话的媒介型式。我们在街头试了两次，但许多条件的难以配合，及选战人力成本考虑下，没有继续尝试街头展演。

于是「辣辣鸡」转换为，在游行街头时辣妹走街发文宣品，及与「嘿咻剧团」在总部成立大会、谢票晚会以定点形式演出，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话。

3. 行动者梳理自己的政治经验及行动反思

日日春运动中，义工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日春除了从事娼妓人权运动外，并企图打破性道德污名，因此发展义工与性工作者协同的能力，运用不同的媒材或工具（谈话、文字故事、唱歌、纪录片、演戏、跳舞）成为文化产品，推动不同的「社会沟通」方案。要对外沟通性产业与性道德的生活经验，也同时要回到每个义工做为实践者，自己与这个议题的关连，于是义工针对小姐的外展经验和与一般市民的民主对话能力的养成，是我们看重的。因此每次的活动完，我们都有小组讨论、或书写行动反思、而至群体总检讨。

A. 义工如何接触小姐

从凌君的首次性产业外展田野经验反思，可以看到，对于在台湾一路顺利念书的大学毕业生，要贴近草根性工作者的劳动与政治经验，对于因社会区隔而所存在的「社会距离」而欲拉出一条连接的关系，着实不易。

凌君（日日春辣辣鸡义工，24岁，政治大学心理系毕）经验摘录：

这是参与日日春活动，第一次进入性产业田野外展，就要跟上班小姐们谈政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之前读了候选人阿贤资料，但对基隆性产业、选举生态还没有清楚的样貌，不太知道进入茶室田野，要从阿贤助选员的角色进入，还是日日春义工，还是纯聊天？一开始我傻呼呼的，以为可以将居家服务的「社工家访」^[22]的经验直接套用，我去家访时，那些案家态度多很和善，我还自以为去茶室用烂烂台语就可以亲切的像家访般地与小姐拉近关系，但其实他们凭什么要理我呢？我试着对小姐推销阿贤的理念时，常讲到一半脑筋一片空白或突然忘记基隆港叫什么港，对象看起来又没有想要继续听，我就放弃对话，自动结束话题；当我进入第二家，我们因批评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时，一名男子就敏感地问我们是不是民进党（我们根本又不是），且多数人对于要投谁保持神秘时，我开始觉得政治不是件好谈的事；而再进到另一间茶店，君竺将官姐卡片发给女性，我把罗斯纳卡片发给男性，小姐就质疑我们发这样的（风情）卡片太过招摇，好像这个候选人会花天酒地、玩女人，我

对小姐这种反应，其实有点受伤；我对比在2006年10月我在红衫军倒扁^[23]的群众运动现场的政治对话的经验，红衫军运动的群众不管是来自东部五十多岁的妈妈，还是年轻的台北上班族，或是出租车司机，大家都愿意分享反扁的政治经验和看法，但和茶室小姐谈政治，真的很困难，除了反映我对政治与性产业生态的不熟悉，也像芳萍说的书念的愈高愈蹲不下来，不易找到可以和小姐连接的话题及语言。好像老人关节疾病，无法蹲屈，两只脚只能整整放着的那种感觉。（摘录于凌君田野笔记2007/5/15）

B. 义工的政治行动反思

虽说生活无处不政治，但对于在台湾「会念书」的研究生来说，台湾过去教育体制的去政治化的，使许多读书人对政治保持距离及冷漠，而妓权运动企图在压迫体制的重重迷障下，让实践者自身重新，对被区隔、边缘、污名的娼妓议题与体制压迫有所理解，及我们自己与娼妓经验的关联性，透过选举活动中，行动者的性/政治/

阶级经验交织贯穿，我们企图拉出这些经验的关联性。

美妃（日日春辣辣鸡义工，30岁，辅大心理所硕士生，在爱盲民间团体工作）经验摘录：

我以为辣辣鸡在不同场域用各种形式进行身体展演，就是要挑战社会大众普遍对性/身体的污名；我们即便在选举活动中裸露身体，用较贴近工人自己的模式出现，并公开支持性工作者，对比一般政客漂白自己故作清新，却暗里跑酒家摸摸刷刷，这支选举团队很诚实且勇敢，虽然很冒险。

我发现选战中，不只我们提出的性议题被人质疑，连工人参选都被质疑。有一对友善会关心选举的夫妻，愿意看我发的文宣和听我说明，但一看到「工人市长」，立即大大质疑说：「选市长耶，不是选市议员耶，他做过什么，有能力吗？」他们摆明了拿学历、阶级来看人（工人=学历不高，学历=能力，工人=能力不好），这支运动路线要挑战颠覆的议题太多了。（摘录于美妃选举经验email片段记录 2007/5/16）

姿姿（日日春义工，25岁，研究生）经验摘录：

我本来认为与政治与我没有关系，来到日日春这里常说到「政治」，但我只选择注意跟性、身体有关的讯息，也不想花力气多想政治这一块，觉得那不是我这样小小个人可以触及与影响的世界。那是很深的无力感。

不关心政治，是因为从国小国中高中，我的世界唯一重要的是就是念书准备升学，只要对这没有直接帮助的事都是浪费时间。长大后看见电视上政治人物互相攻讦、批评、作秀，也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这次是与嘉嘉对话后，反思自己在日日春的实践参与位置，挣扎好久，才决定去基隆帮忙游行时扫街发传单。发传单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对人说张通贤是联结车司机，有人说「司机也可以出来参选喔？」；后来发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笑着不拿我的文宣，指指自己车上已插着另一位候选人的旗帜，我说「喔，您是支持某号的」，结果他掩嘴小声告诉我「一支500元啦！你你不要跟别人讲，大家都这样」。喔~原来插一支旗在车上可以赚到候选人500元^[24]。原来「有钱人有资源就可以这样选举」！我忿忿不平。

我觉得张通贤是工人、没钱没势，但为理念仍不小看自己的力量而行动，这次我鼓励别人去投票，也鼓舞了自己。回家时，我回电父亲，破天荒的主动跟他说「我刚才去帮一个联结车工人选市长，他是工人，人民也可以发声的」。父亲回我说「我也是工人」，我很惊讶他会这样说，我说「对阿，我是工人的女儿」。刹那间，我与父亲好像有条线隐隐牵起。

张通贤的选举empower了我。我本来对政治无力感的我，却在此事件让我回头连接到我本来最关心的感情经验和亲密关系，重新看到男女性/别关系，我和男友的权力关系和互动，而开始在关系对待中，选择一个新的自主行动的尝试。（摘录于姿姿的「我与政治的关系」记录摘要 2007/5/11）

C. 辣辣鸡街头发传单经验

辣辣鸡穿着比基尼在游行行进中，对过往路人发传单的经验，反映了一般人性道德不同尺度的呈现，及我们对性讯息如何呈现在公共空间，与他者关系的省思。这也是性产业政策制定时经常讨论的核心焦点。

星乔（日日春全职年轻组织工作者，27岁）：

今天游行，凌君跟碗茹是穿比基尼，我走在凌君后面时，觉得好像有些中年妈妈会不太愿意拿传单，我有听到一个中年妈妈生气的说「你们不要这样扰乱社会」。另一个中年妈妈跑来跟我说，「看你们穿那么暴露，就不会投给你们啦！」（摘录于星乔对辣鸡们的email对话 2007/5/6）

美妃回应星乔email：

我可以理解中年妈妈看到我们受到的惊吓，穿少少，的确很容易吸引到注意力，也同时挑战我自己和我接触的人，身体真是一种武器和力量，送出去的每张传单，都经过彼此快速打量的过程，也有不少中年女性很乐的对我们说「很辣、很养眼」，彼此还蛮愉悦的，但这种人好像多半是劳动阶层，比较「土性」；嫌恶、纳闷、搞不清楚、不好意思的也有；我进店家发传单，会先在门口停一下说「打扰一下」才走进去，觉得姿态诚恳些，减少有些人对穿少的视觉冲击/反感...。从去年430日日春「性工作除罪」游行到这次基隆选举，每次「辣辣鸡」街头性感展演前，我内心都有挣扎扭捏，对于要穿少少的、很女的、性感的、夸张的打扮、妖媚体态、跳舞、发传单和陌生人有目的性的攀谈等，我的内在想出现却又不出现，借着匆促上阵的任务挤压下，逼出不敢出现的自己，之后又有点躲起来缩回去。

藉这种历程，我有意识地在开发和挑战我对身体的自由度、限制、和认识，也挑战与我互动的人，身体、性、道德的牵连。（摘录于美妃们的email回应 2007/5/7）

芳萍回应辣辣鸡们的email对话

当天我只注意身体政治的政治讯息表达到了没。媒体要看辣辣鸡的「身体」，阿贤诉求有没有趁机出现，身体到那，政治讯息要到那。我也有看到几个妇女不舒服的表情。若别人没预期要看，也不喜欢在那个场合或脉络下看，我也不觉得要强迫别人看。在什么脉络下展露身体，露到什么程度，露的政治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更小心处理。一般民众反应的不同性道德评价，与在公共空间如何对待「性讯息」，辣辣鸡的街头对话经验，跟公众对性交易是否合法设立，对社会展现的讯息，两者是有关联的文化经验。（摘录于芳萍的email回应 2007/5/7）

D. 以戏剧进场实践

性与政治，性交易与政策，性产业与人民的生活经验和关系，这些议题企图以「戏剧」元素来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对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日日春义工在娼妓文化活动中进行学习。

力元（辅大心研所硕士，27岁，嘿咻剧团团长）

2006年娼妓文化节后，夏林清对我的反思文本说，「以田野经验做为戏剧内容的提炼场」的部分可以更「清晰」些，而这次基隆的所有展演，正可说是工作者从零进场、体验采集、带着特定目的（连「目的」或「方向」也都是从经验逐步变化、形成的）思考转化经验后，而有的结果。

四月初，我白纸一张跟进基隆总部的开会，听着庞杂又混乱的选战会议，想要抓到一些感觉朝向剧本编织，听了一堆各组（港口、搏奕、性产业、...组等等）的报告，及各自准备朝向的发展方向，许多发展的实验与前进图像并不能让我有感觉，倒是在会议快结束时，一个工会干部感叹说「基隆以前是一只金鸡母，现在它已经是老鸡母，生不出金鸡蛋了，中央（政府）就不要我们了...」。

那一小段出自在地基层劳动者口中，带着无奈与感叹的话，它情感强烈强、图像鲜明地刻进我的脑袋（现在回想起来会哭飞！），也成为这段时间内剧本里很主要的轴线素材。接着4/13要去街头展演，做为性产业组第

一波试验。

我开始写了第零版的剧本。第零版漏了很多「空格」，因为很多细节需要一些联结车司机生活和性产业的田野经验，才能够补上台词，各项田野经验均阙的我，明确的知道自己无法写出来。

后来剧组开会大家一起创作「角色」（如：司机「纵贯线尚大支」），以司机为主角、以孩子交学费说经济困境、基隆港金鸡母的变化vs其它港的发展、在地小姐也陷入经济困境，生产了第一、二版剧本。

4/13的演出状况对剧组来说有点惨。表演地点是基隆公交车循环站，时间在大约五点，来往的都是上班族、学生，人潮流动极快，而选举&政治议题的让人冷漠。而在街头路边若没有打扮花俏夸张、剧情紧凑有力、表演综艺搞笑的话，很难把你的表演传递到路人身上。

虽然就「表演」（不管是演讲、戏剧）来说这次效果不好。但是我看到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表演时，玉菁就跟一个中年阿姨（看衣装就知道是很底层的人）对话，对方哭得西哩哗啦。我觉得是我们讲的东西有真实地碰到这类很惨的人，他们听到会有感觉，就会挖啦挖拉的跟你讲。

之后4/20日日春开始正式进入基隆的性产业田野，包括跟工会干部——茶室王子明哥访谈、去基隆茶室街区晃&消费以试着理解在地，我有个感觉是：要进入这些男人的劳动，才看得懂性交易（性消费）对他们的意义。也在想「性」与「劳动」之间是否有怎样的关连呢？（摘录于张力元的「基隆经验整理」2007/5/21）

（3）基隆性产业样貌

1. 历史发展与法律背景：从酒吧、酒家文化至KTV，再到小吃店^[25]

基隆的酒吧文化，要从美军驻台谈起：二次大战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国际局势亦动荡不安，东西冷战继之而起，1950年爆发韩战，中共加入，美国于是建立一条从日本、韩国、台湾到菲律宾的防御线，于1954年与台湾签定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另在1965年至1975年间，美国参加越战，期间美军经常依赖基隆，作为停泊及补给军需的港口，台湾并成为驻越美军的休假中心。1965年是造就港口酒吧文化兴盛的转折点。

除此之外，基隆港也有外籍船员，当时大船无法进到内港，就用小艇接驳到临近小艇码头的火车站旁的街道，于是孝一路、孝三路、忠一路、忠二路、中山路这一带，就兴起了酒吧这种西方娱乐文化。但美军撤走后，酒吧就不再风光^[26]。因此以美国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基隆酒吧文化，差不多从1950延伸到1980年代左右。

而1970年代，基隆在地男性的消费则是在凯莉、嘉宾阁、小上海、国宾等传统大型酒家与丽都舞厅，之后逐渐凋零只剩下「小上海」；1980年代小上海与丽都也先后收摊，部分舞厅、酒家小姐自立门户，随之金亭、金琴、金凯、富山、红玫瑰等酒家代之而起。酒吧、酒家、舞厅的兴衰，也跟政府的法令有关。

1974年代，政府为「遏阻社会奢靡风气措施」，禁止酒吧、特种咖啡茶室等「特种行业」新设、或转让、或扩大，「特种行业」是必须先取得主管机关警察单位的许可，才能登记营业的行业。1978年，蒋经国上任，为压抑特种行业的发展，更以「寓禁于征」，规范业主缴交高额的「许可年费」。（赖建宏，2006）那一年，十几家酒吧全都关门，只剩「幸运星酒吧」，一年许可年费就要缴交120万元。

因此有陪侍的特种茶室申请合法牌照成本太高，但性产业并没有消失，茶室转为「冰果室」的名义继续地下营业，喝个500cc的饮料五块钱，也有小姐坐台，但都是做黑的，地下化非法的。

但1985年代后，政府开始从紧缩到放宽对特种营业限制，主管单位从警察单位转由「建设机关」，一如其它行业，照「商业登记法」办理登记，虽然特种行业仍不能新设，但放宽可迁移、出租、转让、变更组织、增加新股东、及扩大营业场所，并降低许可年费。1990年代，特种行业不得新设的禁令解除，并取消收取许可年费，主管机关对于特种营业管理的态度从「登记」、「管理」合一，改为分离，并转为「维护公共安全」是管理重点，除由建设机关管登记，其营业行为违法部份，如变更建筑物使用、擅自扩大营业场所等，就分别依「公司法」、「商业登记法」、「建筑法」和消防法规管理。（赖建宏，2006）

因此，1985年代以后，许多酒家红玫瑰、北城、银座、名濠、百老汇又红极一时，及「茶桌仔」也一时盛出，光是文安里在那时期区内就聚集了高达140家的茶室形态的性产业。

之后日式卡拉OK设备及其小姐陪唱歌的娱乐形式引进，部份特种行业就改为登记为「餐饮业」并经营包厢或KTV，后来在政府要求下登记为「视听歌唱（KTV）业」；而过去特种茶室所谓的「陪侍」，政府也解释，因无具体法律定义，只要不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中，有关「妨害善良风俗」相关规定，若有小姐与客人饮酒、聊天、唱歌并非认定违法；因此设备新、有年轻美眉的视听KTV大量兴起，酒店在历经风华20年后，抵挡不住泰半关门。龙安街、崇文街的巷弄，原来的茶桌仔也转换成小吃店模式，有的或改成卡拉OK，兴盛期时，全基隆应有超过500、600间以上的小吃店。

2. 基隆相关性产业的数量

基隆市人口数39万多人，劳动人口17万7千人，男性劳动力为10万3千人，基隆男性劳动力与性产业的关系，是我们探索的一个制角度；而性产业是为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的地下经济，则提供了近万名（特别是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是男性的休闲消费出口。

茶桌文化兴盛，主要与基隆男性劳动的型态也有密切关系，虽然基隆港的装卸已机械化，在1999年私营化前，仍有三千多个码头工人，一天三班制地在码头担任搬运、装载、包捆等劳力工作。而运货的船只进出基隆港，亦须航运公司、报关行、贸易行、车行等的服务，这些公司或商行的职员、业务员、司机、搬运工等生计，可说是依存于基隆港的机能；若再加上二千多名港务局员工，更可见出基隆港的营运，有数万人赖以为生。而以男性为主的运输仓储业约25000人，占男性劳动力25%，可见「茶室文化」之发达与基隆港有密切关系。而许多码头工人、司机、报关行员工…都是茶桌的常客。

尤其像当年还是公营事业的码头工人，他们在船边待命，有时中间会有两个小时在休息状态，他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喝一喝，就近休息一下；再者他们由码头工会保障世袭的工作权，公营待遇好，有时工人自己不上班，花更便宜的工资仍有人愿意代班，工人就跑去茶室喝酒。

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称此「茶室文化」为「港都特色」，港口工作的粗重劳动力，而发展的消费休闲型态。

而1990年代，台湾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结构逐渐崩解，及国民党及民进党都推动国营事业私营化（财团化）的

政策，1999年基隆港码头工人结算年资离开码头作业，有的失业，有的转换成码头私营装卸公司的派遣工人；全球化现象下，台湾经济的衰退，基隆首当其冲成为失业率的全台第一名，原本是茶室消费主力的基隆港相关作业人员，或失业、或是劳动条件下降，当然茶室的消费力也大幅下降，近年小吃部从500、600多家逐渐减少至300、400多家，但也有熟悉性产业文化的女性从业者表示，她粗估全基隆包括酒吧、小吃店、卡拉ok、清茶馆[27]等陪酒，及在按摩院、护肤店、私娼馆、和在旅社房间等场所从事性交易，相关业者全部加起来仍有近1000家，相关从业人员也有5000-10000多人。

3. 茶桌和私娼馆的分布地区

基市茶桌文化由来已久，店家密集位于仁爱区老旧市区内，特别是文安里的茶桌仔小吃店，十多年前是鼎盛时期，从铁道街、龙安街、延伸至远东戏院、31号桥下面明德里的自来街、孝一路一带。因此孝一、孝二、孝四、爱一、爱二、爱四路，几乎仁爱区里，每一条路的巷子里面大部分都有，大小店面多达300多家。目前龙安街约42家、崇安街约有44家（即文安里从早期兴盛期140多家减少至目前约90家），自来街约有43家、忠四路约有25家业者，在其它街巷另有茶桌、小吃店、卡拉OK业者约有154家等（插图1，作者：Winston）。

初次走进这一区，日日春义工们对于街区老旧颓圯与莺莺燕燕霓虹的结合成的感觉都印象深刻。组织者和义工们在外展笔记中描述：

基隆的建筑物有一种类似「违章建筑的大型集结体」的感觉，乱盖又没规划，但是晚上那个招牌亮起来后就整个不同，就是很漂亮、很热闹有活力，那些丑丑的都不见了。（摘录自张力元基隆茶室外展纪录2007/4/20）

自来街所处的明德国宅，约七层楼左右的公寓，几乎有七成的一楼店面是做茶室生意，二楼也是茶桌，三楼以上为住家。一楼的骑楼下挑高特高，大约三米六这么高，店家几乎都使用骑楼上的空间再搭个小阁楼，增加茶桌。店家门口会放一些小沙发，有的直接摆茶桌在骑楼，让客人跟小姐惬意地聊天喝茶；35—55岁的小姐坐在店里或门口，她们大多穿着黑色或深色洋装，遮掩中年隆起的小腹与粗腰，清一色的粉红灯光，小姐脸上皱纹看不清楚，可以年轻好几岁。一种是六七十岁的老阿公，和四十岁上下草根味重的「台客」是这里客人的样子，有的在打四色牌，有的场卡拉ok。不时传出小姐与客人唱歌的声音，有的客人音量歌声之豪迈，100公尺远也听得到。

菜贩会载着蔬果钻进这世外桃源，让小姐可以不用走出这一区就容易购买今天店里要吃的菜；有的店家直接在骑楼下搭炉子炒菜，一般城市骑楼少见如此景象。可是小杂货店、国术馆、中药店、宫庙、传统市场才看得鸡笼群聚，空气中混杂了鸡味、和花枝招展流动店内、外的小姐粉味、和街边憩意河景，传统庶民生活世界，和隔条街外，走出去大马路有着7-11、车水马龙的世界很不同，自成一格，像是个独立出来的一片天地。（摘录自简嘉莹、张力元、陈冠妏基隆茶室外展纪录2007/4/20）

为何茶室、娼馆会在此区聚拢？这一区段虽然位于基隆市中心，但有31号桥、及西定河、和铁道的阻碍，故没什么商机。而邻近的铁道街，是1945台湾结束日本殖民，铁路局向日本政府征收的土地，本来是一不毛之地，大量从外地来的单身码头工人在基隆港工作，及当时许多单身老兵、和要去外岛当兵的军人要从基隆港坐船出发跟回台时第一站登陆，他们的性需求发展了铁道街的娼寮。

经过数十年后，自来街所搭盖的违章木房子实在太多，已老旧不堪，毫无章序，这些铁路局及自来水公司等公营事业的员工宿舍，1985改建为明德国宅，陆续出租给外地人来经营茶室、娼馆。

过去私娼寮都聚集在铁道边，之后因为基隆市都市建设盖新路、及警察取缔私娼，而娼馆开始往外围扩散，最后私娼馆集中到龙安街住宅后门，面对铁道这边，及龙安街前门路两边，有铁窗的铁门都是私娼馆（插图2）。聚拢在铁路边，因为那里地点偏僻、隐密性高、小巷子又窄，两个人要一起走过去还有点困难，也不是一般民众外出会经过的动线，因而私娼装扮地公开坐在店门口，因街道空间的部份封闭性，不致引起居民太大反弹（插图2，作者Winston）。

整个文安里性产业集中的街区外面的大路，也提供了庶民吃、喝、玩、乐方便的各种生活机能。

精一路有药局、盐酥鸡摊、大肠圈猪血汤店、槟榔摊、彩券行、洋酒店、现炒店、早餐店、餐厅，精一路转进去是崇安街，有路边摆着电动玩具、几家饮食小摊、清茶馆、卖烟酒的杂货店、修改衣服跟卖针线钮扣的店，崇安街中的三、四条巷弄里，有密集的几十家的茶室。（摘录自鸭子基隆茶室外展纪录2007/4/21）

除小吃部茶桌外，提供给一般劳动者消费价格的私娼馆，也比较聚拢在仁爱区文安里。私娼馆加上茶桌仔消费者，在10年前兴盛期时，里长说那里每天有近两万人次游走小区，天天夜夜笙歌，日夜不辍，犹如不夜城。

文安小区，缘自日据时期的南荣运河-旧称石硬港，是装卸生煤及木材的航运站。煤炭集散场、运煤码头、造船厂等等，带动活络人潮的商业地带，人称「炭埋」。1960年更有基隆市第一座综合型态的东和商场诞生，风光一时。新旧交替的小区，也是一典型开放式住宅商业混合的小区，因小区内三分之一幅地为纵贯铁路所区隔，多为山坡地段，虽为位居市中心商业地区，因铁路沿线土地未解决，四十多年来各方面建设落后颇多[28]。也可能因为如此，这里成为茶室、娼馆的聚拢地。（插图3，作者Winston）

茶室、娼馆除了集中在上述街区外，相关性产业也有许多是走入小区、采分散方式的散立在小区的街道上，在基隆的暖暖区、七堵区、信义区等，沿海线，也都有卡拉ok。

除私娼馆外，基隆尚有两家合法公娼馆在爱三路、孝三路巷子里。过去有些公娼馆也在牌主死亡后，不得继续合法营业，也转变成为私娼馆。

当然护肤店、按摩院、泰国洗、半套等各式性交易服务，也分散在市区各个角落，低调的存在。

4. 茶桌仔营业型态

过去我们称之为「茶室」（台语：茶桌仔），在招牌上，现在都称之为「小吃店」、「卡拉OK」、「清茶馆」。通常，小吃店里面的「茶桌仔」是有隔间的，一定有坐台；后来因港口衰退劳动者的消费力降低，业者就调整服务内容，将有刷有摸的小姐服务的「隔间」改为全部一个开放空间的卡拉OK，好几组桌椅更同分享一组伴唱机。

小吃店改成卡拉ok，一百块或150块，让客人纯唱歌，没有小姐坐台陪酒，「有的老板娘比较会留住客人，一些老头子可能来坐个一天，老板娘才收一百」[29]。有的店是到晚上七点之后才开始有小姐坐台了，以陪唱赚酒钱为主。

有的店名叫清茶馆，不叫小吃部，虽然名字不一样，其实就是跟卡拉OK一样，一楼明亮，从外面可以看到里

面，不能随便摸小姐，但这样也比较不会被警察找麻烦^[30]，若小姐陪客人喝茶或喝酒，小费随便给100还是200都好；如果客人要摸摸、刷刷的话，有的卡拉ok二楼，一样有隔间的房间，隐密不会被看见，只要是隔间，客人就要照「茶桌仔」规矩，给固定的台费。大致一个小姐300，看叫几个，算人头，不计算时间，晚上六、七点去，喝到晚上十二点一点两点都无所谓，小姐可以转台陪酒，比如说客人叫五个小姐，一进房间，刚开始五个小姐都坐在旁边，可是后来小姐就转台去别桌，但至少会有一个两个继续留在客人旁喝酒。

而在某某路一带的小姐比较火辣，敢玩，会在茶桌房间里真的脱光光的，业主应该是和警察关系比较好，能吃得开；吃不开的就用卡拉ok的方式，没办法玩的那么high，但楼上就有隔间的，只是看小姐想不想脱而已，有的小姐只愿陪喝酒。有的店甚至成本更低、更简便，几张桌子摆曾，窗户装上拉帘，动作撒娇要和客人搂搂抱抱

时，就把拉帘拉上，以免「面对路边的窗户透明，被人看到不好看」^[31]。基本上，大部分不会在小吃店、卡拉OK里面做直接性交易，因为插入式的性交易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被抓到小姐和业主都会受罚，若客人想做性交易，要由客人自己和小姐议价，与茶店里老板无关，并去外面旅馆进行。但是也有一些店后面或楼上就有小房间、小包厢可供客人特殊使用。或者实在玩的很high，小姐也敢玩，就现场进行，但直接在茶室里面进行的比较少，怕客人会讲出去。

一般来说，客人看上某个小姐，会叫另外一个小姐去跟这个小姐询问。性交易小姐客人互相协议，一次2000元、2500、或3000的都有，若到旅馆去，旅馆休息费用差不多四五百元，至少服务三个小时。

过去兴盛期一间店会有小姐是10几、20人，现在是1-10人。

以下是以「莉月小吃店」为例，说明该区茶店的样貌：

我们这组，两女一男，找了家上次仓运联工会干部毛哥带我们去的店—「莉月小吃店」消费兼聊天。店里没有隔间，10坪左右的小店，还挤着一间小阁楼，那是店里唯一可以刷刷的地方。老板娘自己一个人顾店，老板娘招呼我们坐来，上了茶、三碟瓜子、小糕饼。

老板娘过去在台北县树林的三光工厂工作，1995年资方外移被资遣，这位离婚妇女，有着房贷压力，回到基隆龙安街茶室做小姐，顶了这家店，自己做老板，从早上11点经营到下午19点，晚上时段顶给另一个经营者，店开24小时不用关门，治安很好。要是晚上酒客喝太晚，晚上的老板也会把门一关，陪酒客在里面打地铺；或是晚上没客人，老板就会把门关起来睡觉，等酒客来敲门再工作。

原本老板娘白天店里有陪侍小姐，可是小姐有时候要跟老板娘借钱，而老板娘白天能赚到酒钱很少，大约只有一桌，老板娘就干脆白天自己一个人顾店；晚班老板娘会借小姐钱，像日仔会算利息（跟老板借3万，但实拿2.5万，每天还1千，30天总共还3万）。

这时进来1位小姐，要应征日班坐台，说过去做卡拉ok，台费100，她不缺钱，想做轻松一点，说1天能赚到2台（200-400元），让他开销就好了。老板娘跟她介绍，如下表：

业主收入计费	小姐收入
老板赚桌面（小菜）钱跟酒钱： ◆ 酒钱，小瓶高粱600（通常是外面7-11的两倍） ◆ 客人要求煎鱼100元 ◆ 青菜等小炒，免费赠送 ◆ 有时老板抽小姐出去性交易的钱，一次300	多为自雇者形态，没有底薪*：陪喝摸摸茶台费300，一般坐台200不转台，全由小姐拿不会给老板分。 小姐玩游戏跟客人要小费 出去性交易，2000 *说明：有的店对年轻小姐会有每月底薪30000元保障

而开茶店的成本如下：

支出	说明	小计
顶店	承接上一个经营者的硬件设施（简单桌椅等）	一笔60000元
房租	押金3.4万	每个月17000元
机器租金	代币式卡拉OK设备* *说明：若是机器用买的，要18万，每个月再付3000灌新歌的版权费。	每个月6000元
清洁费	200元/天 200×30	每个月6000元
营业税	2700元/3个月	每个月900元
会费	冰菓室公会会费300元/月	每个月300元
消防局	测试逃生门灯光半年2000	每个月330元
总计		每月成本支出至少3万元

（摘录自简嘉莹、谢佳纯、张力元田野笔记2007/4/20）

本来小吃店是不需要消防检查。因为根据中央建筑法规定，酒吧、餐厅、特种咖啡茶室等场所，楼地板面积超过三百平方公尺以上，才需每年申报一次，基隆的小吃店、冷饮店因店面小，不在申报范围内，但因2004年，基隆某家小吃店发生消费纠纷，而引起纵火公安事件。才来地方政府另行规范，加强消防设施检查。半年缴交2000元消防检测的费用。

而地方人士表示，五分之四的小吃店连小吃店的牌照也不去申请，而是以冰菓室经营，这样更可以避免卫生和消防单位管。但基隆市政府，针对「提供卡拉OK」之餐厅或小吃部，则要求办理「娱乐业」登记报缴娱乐税^[32]：因「提供的卡拉OK等娱乐设备，是属于常态性质，且供人娱乐的事实明确，符合娱乐税法第2条第1项第6款所指『其它提供娱乐设施供人娱乐』的核课范围。」

5. 茶室小姐

茶室小姐，年龄平均超过40岁，虽然也有从金山、苏澳等邻近乡镇来的妇女，但也有许多人是从外地来此落脚营生，长住基隆，十个里面有八个左右是离婚的妇女；基隆失业率全台第一名，家庭经济不好，夫妻就吵架，结果离婚率也第一名。因为茶室工作，支撑了不少离婚妇女自立求生。而做为大台北区的边缘，年轻貌美的性产业工作者则往台北市的竞争市场，收入高，而年纪轻但身材容貌较次之的，也会出现在基隆。但也有部份店，小姐年龄大，坊间戏称「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

因此「茶桌仔」若要留住20多岁的年轻小姐工作者，通常老板都会一天至少送三台，就有900元。就是即便店里一天没半个客人，小姐没坐台，老板还是要付三台的钱给小姐。

6. 茶室相关问题

一般来说，小姐单纯陪酒，没有问题，但若有脱衣陪酒、或茶室内卖淫，或有时是同业竞争密报，有时是警察需要业绩，警察就会抄店，抓人头要业绩，因此基隆地方报纸偶见「老人茶店暗藏春色，菜蓝族妇人，为老人

进行『半套』性服务，600元到手未入袋，即遇上警方临检」的新闻^[33]。

偶尔官员会需要作秀表达反对色情的立场。前市长许财利就曾要求，查获脱衣陪酒或雇用未成年少女陪酒，仿照北市「正俗项目」，予以断水断电处分，以端正风俗^[34]。

而针对大陆妹和未成年少女坐台陪酒，才是警察稽察性产业的重点。面对一般的性交易，地方政府也采取睁只眼、闭只眼，警察抓的人数有达到要求的绩效就可以了。

在两、三年前，基隆也一如台湾其它的乡镇，越来越多大陆妹在卡拉OK里坐台陪酒，但密集的小吃店区，其中只要有一家有大陆妹，生意一定比别家好，但也会引起同行猜妒而举报。因此虽然曾经在文安里茶室到处看到大陆女子成群结队，但由于警方强力取缔，一抓到大陆妹，就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遣返中国，两年前大陆女子在基隆茶室坐台陪客的盛况已消失，但她们改以「个体户」方式经营，熟客来电，便一同出游吃饭，再前往分租公寓，让男客成为「入幕之宾」^[35]。

过去常去茶室，有丰富工运经验的仓运总工会干部明哥说，他常在茶室里告诉小姐，只要看到大陆妹，要有危机意识，一进来就要「清掉」^[36]。

「我会对茶室小姐说，大陆妹要是来，你们这些人就全部挂掉了，我说你看到大陆的要赶快去检举，不然到最后，你们这个区块变成全部是大陆妹，你们又40多岁，比大陆妹多多数，基本上条件就输人家；老板为了生意好，拉一两个大陆妹来店里，她们年轻，客人多，人家会找她，有的时候顺便上个床，以后客人就找大陆妹，她们变成当家红牌后，这些老人变成要看大陆妹面子，而且一旦进来，以后就赶不掉了。」

7. 茶室消费族群与工人劳动文化的关系

除了码头相关的从业人员，其它如做建筑业的工人、土水的、版模工，铁工的，危险又耗力，风险高的劳工，台北县的工仔寮、小渔港，还是讨海人，外地澎湖人，也会跑过来基隆茶桌来喝酒。

有些基隆人觉得男人去小吃部喝酒抱女人是很讨厌，没水平的一件事，但中产阶级生活型态的人，若只从男女性别角度看这些男人，而没有看见工人在劳动领域被劳动体制的压迫，而在性别关系上指责这些男性，也不尽公平。明哥对「车牛」的劳动，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酒客消费文化的形成体制。

基隆真的没有消遣的地方，第一基隆很会下雨，大家就喝酒，所以难免朋友约来约去茶室喝，所以基隆中下阶层的，出租车或运输的驾驶…，都会去。

◆ 做一休一的车牛

我们是做一整天24小时，隔天休一天。从基隆港开车把货柜拉到高雄港的货柜车司机，开车开三十年了，「做一休一」跑「长途」，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早上八点到公司打卡，也不一定顺利马上拉到柜子走，一般来说，十点左右可以从基隆出发就不错了，中途没休息中饭也不吃，差不多三四点到高雄才吃午饭，所以长途司机十个有七个胃都不好，龙骨（脊椎）都是毛病，这都是职业病。

三四点到高雄后，再派工，有时候领个柜子最晚等到晚上六七点，再回到台北有时就要天亮勒。

凌晨三五点回到基隆，也不会想睡觉，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啦，跟同事吐心声；我是这两年没在喝了，以前同事要喝酒都找我，凌晨三点四点我也带人去，因为我就有办法把已经关门休息的老板叫起来，叫他打电话去叫小姐来。

◆ 车牛搏性命的人生

社会不了解我们运输业司机为什么爱找小姐喝酒？你要了解人性，南北长途天天开，难免打瞌睡，那真的很危险。高速公路上就是树、路，景色很无聊，一个人在车上孤伶伶，早期连个无线电^[37]都没有，光看那个路就看傻了。

以前怕打瞌睡，有的司机还用橘子皮上的汁挤到眼睛，或掐自己大腿，吃槟榔，喝阿比（伟士比）提神刺激；我是乱吃零食，用保温瓶泡杯咖啡、饼干、巧克力、牛奶糖、葡萄干、八仙果、喉糖、水果，我包包很多阿，最多一天差不多带十种在车上。

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看到撞死的啦，车祸那么多，内心会有压力，有时候会觉得死者被撞的很无辜，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掉，其实自己挂掉也就算了，怕撞倒别人，打散人家家庭，那是最悲哀，这样的心情是不好受。

而且公路上千变万化，虽然你开车保持距离，但就是有的车会跑到你前面还踩个煞车，搞不清楚在干什么！真的很危险。

而我们开车开成惯性后，速度就会减慢，一开慢就想睡觉，超车时开比较快反而越不会睡觉，那种想打瞌睡，真的很难受。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意外，一般回来都会想纾解一下，喝一杯，到后来就好像变成人性的堕落，不喝不行了。

◆ 喝酒比上班时间还长

我有时候晚上下班喝到早上，又到晚上再回家，喝酒比上班时间还长；在十多年前，那时候公司油钱给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一个月两万多块油钱都拿来喝酒，公司把固定薪水四万多汇银行，那份就留给老婆家用。

开车拖了一天二十几个小时，跟家人的作息不一样，家里面也没人阿，因为老婆上班，小孩子上学，回家没人，哪有人讲话，这种生活很苦闷。

而且做一休一，一天20几小时劳动，整个人时差都变调了，只有白天想睡，晚上不想睡，像以前，若不喝酒根本没办法睡觉，至少要喝到有点不省人事，有点茫茫的，忘掉烦恼，才快乐，躺下去睡可以睡个六个小时，如果喝多一点的话，可以睡八小时，如果喝少一点，大概睡四小时。两天才睡八小时。

喝酒本来是纾解压力，后来变成大家拼气魄，几个男人一起去喝酒，这摊我付钱，等一下大家抢下一摊谁请客，又下一摊换人请，一直续摊，都是搞到天亮，有时喝一喝累了就趴一下睡，等一下醒来再继续喝，要是老婆找，就把手机关起来。拼气魄！

像现在说要去运动，但睡起来中午了，也不想动了，吃饭吃一吃，干脆又去睡觉。身体都搞坏，体力都差很多。现在若要抓方向盘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再喝酒。

◆ 大男人的尊严

去找茶室小姐不回家？因为想找一个女人聊天，但是家里女人通常不会这样跟你聊天阿，对不对。喝个酒抱个女人，可以这样摸来摸去，回家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吗？

我讲真的，我去那里花点钱抱个女人，我摸你一下，跟你喝酒，要亲一下就亲一下，她也不会拒绝或推开，阿妳说那种尊严妳知道吗？你看你回家去抱老婆这样喝酒有可能吗，老婆若能做到这样的话，老公一定跑不掉的；其实老婆有空的时候陪老公喝一点酒，真的不错。

联结车司机明哥细数基隆性产业的历史，及长途驾驶的压力与苦闷，使从事教师的义工理解到，男人喝酒文化是在工作型态让人异化，而致在幽暗空间的暧昧玩乐的欢愉与必要性^[38]。

8. 小区争议

文安里全盛时期小吃店逾百多家，与住户比例为一比五强，文安里里长曾在座谈会中表示，特种行业业者、消费者，大多皆非小区居民，欠缺关怀小区之心，以致治安、环境脏乱、噪音干扰，吵架斗殴事件频生，生活环境质量严重污染。

确实有的酒客夜间唱歌，及说话音量之大，使得小区民众受不了，去向警方检举，前市长李进勇时代曾经动用警力站岗，使得居民与业者之间水火不容，民意代表也左右为难，之后民代出面，小区与300多家小吃部加入的「基隆市冰果饮品商业同业公会」协商，订立「营业场所歌唱娱乐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唱歌点播时间不得超过夜间23时，否则劝导与移请建设局裁罚，似乎噪音较当年改善。但是仍偶有酒客饮酒作乐唱歌到清晨，店家多为小成本经营，也不愿花大钱改善隔音。其它如像酒客在巷弄路边直接解便，或呕吐，引起居民不快；而「茶桌仔」当街拉客，也曾引发在地居民困扰。小吃店与小区居民如何协调共存，是性产业的重要课题。

虽说小区与茶室有紧张关系，但周边也有不少商家，是依附小吃店的生存，文安里内有的杂货店，在茶室兴旺期，是24小时不打烊，虽然文安里里长对小吃店许多批评，但他也提出「红灯文化」人人好奇，外人来此窥探，也是带动商机活现的立基。

9. 私娼馆营业状况

文安里龙安街前后面的私娼馆，靠近铁路边的「铁支路」有两段，有一段有六家，每间小姐2-3人左右，共15-18人左右，年轻都40岁以上，做一支（节）1000元，一节大概15分钟；另一段，至少有20-30间，有很多房屋都隔成数间小小的房间出租，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床位的大小，有一间十多坪的房子就隔了5、6间房间，每间房间都只放1张床，全部小姐至少30个，也有年轻的，小姐条件不同价钱不同，1200、1300、1500、1800的都有，小姐流动性大，来来去去的，有些人刚来，没有熟客，赚不了多少钱，急着要现金，没时间培养熟客，就自然离开。

私娼和老板是六四分（小姐分六成，老板四成），吃老板的，Sa Gu（日语发音，保险套）跟卫生纸老板负责，KY润滑液跟湿纸巾是小姐自备。

依基隆市警察局统计，2006年下半年，在龙安街一带查获拉客意图卖淫的女子共有33人，平均年纪高达45岁。

因为10年前台北公娼被废除，好几位公娼转来基隆私娼馆，所以过去即透过与她们的关系，约略对基隆私娼馆有非了解，因为已有相当信任的关系可以长期互动，所以此次基隆选举的外展，并未将私娼馆列为重点，只对私娼做初步的描述，以下为日日春访铁支街私娼小惠的部份摘要^[39]：

◆ 娼馆租金

大华hotel那边大概六七间左右而已，就是以前的公娼馆，现在变成私娼馆。平常看起来真的是暗得不得了，铁支街这里还比较有情调。但是铁支街就紧临着铁路，小姐坐在门口，很恐怖，很危险，火车压死好些嫖客，是后来道路慢慢拓宽，在铁路边加围墙，才有门前空地出来，但这空地，和房子的地都是铁路局的，娼馆老板只买了房屋所有权，没有地契。

买这房子可贵的勒，一两百万、两三百万、三四百万给你慢慢调涨，贵是「这种行业」在贵，你如果不是做这种特种行业（性交易），这个房子100万也没人要，火车经过，吵的要死阿，正常人家没有人要住这里，像这样（共三个房间、一个卫浴、一个煮饭、一个小客厅，约7坪左右），房租就要五万，这还算便宜，像龙安街上的私娼馆，一个月要七八万。

◆ 小姐自雇租屋与有老板顾店的差异

现在这一条街越来越多小姐就自己跳出来租房间自己做，不要老板抽头，三个人租整间才五万。可是我不会羡慕人家自己租房的啦，因为各有利弊，有一好没两好，妳今天要是出事的话（被警察抓），老板会帮妳所有事情安排到好，妳今天要是自己租屋的话，自己一个人忙着在里面做客人，外面发生什么情形妳不知道；像我们老板娘一定要在外面顾店，有时有状况喊一声，我们就可以冲出去。像上礼拜，警察大抄，抄成这样，房间里根本没办法开灯，小姐也不能坐在店的外面，我紧张到胃都抽筋了，就要靠老板在外面等客人。

◆ 客人要求多，赚钱比以前难

我以前在别的店上班，要赚钱非常简单，中午十二点出门傍晚六点下班，身上随便就赚一万，现在勒，我都下午三点上班，夏天的话上到天亮，冬天是上到半夜两；（另一位私娼小青说：没关系，你工作手脚都很快！一样好赚！）大姊，拜托勒，现在客人不像以前，现在客人，你老师勒（不带脏字的骂人话），什么都要，以前做客人哪要脱衣服，现在客人会苦毒（台语，恶劣欺负）妳到连皮都脱喔！还讲那个，以前鸡蛋一斤多少，现在鸡蛋一斤是多少？！以前那套（床上功夫）已经过时，现在不合用了。而且以前常看到的客人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人间蒸发了，也不来了，大概没钱，只好自己在家五个打一个（自慰）。如果久久才来一次的，一问，喔~他去大陆工作了

◆ 和警察的关系

警察要是经过门口，虽然不是来抓私娼，但是如果他摩托车从门口骑过去，我们大家都会闪啦，太嚣张了不行，「大人」来了还都没闪，等一下就来给妳抄了；一年三节，老板加减要送东西跟警察啦，这是一定的啦；老板顾店时，一定不能打瞌睡，要很注意，有没有「便衣」（不穿制服的警察）来，有时警察来，会跟我们老板娘讲说要来了，我们也就不接客，就没事了。上次我被抓，就不知道警察在旁边埋伏多久，我明明没有和客人议价，还被抓，但是警察说，我不跟他回去警局，他威胁以后就每天来抄店。

茶室和娼馆虽然同时集中在文安里，但因为服务性质的差异，仍有不同的客源。而彼此紧邻，做为一种外显

形式、有特色的历史因素使然而聚拢的性消费集中区域。但在现行法令，插入式性交易违法的状况下，明明存在的私娼馆，仍旧要上演「假装看不见」的剧目，而茶室小姐也会在对外关系中，特别强调，「我们和后面那条街不一样，不是做『那个』的」，法令的规范，也切割了这行业内部划分的阶层。

(4) 草拟基隆性产业政策规划

性产业政策，希望这一大块非正式经济，能够透过除罪化、法制化的过程，而正常化、正当化，而去污名，及被社会「看见」；因此「政府」角色要介入处理进行规划管理，但是「政府」的意志，是如何在「市民主义」下，从业主、小区、社会其它各界的不同利益进行折冲、对话下，而让性工作者的「公民」身份也被对待；而目前都市规划专家认为，基隆港要从中央要回来有诸多困难，因为港口的大饼，中央各种利益很难释出这块，而民间的其它经济型态，如庙口小吃，对于日日春希望结合在地进步的基层力量，进行规划有特色的「港都茶室区」，希望在基隆经济发展，具体提供就业机会、及消费服务，也许还可以吸引邻近县市来此消费。

1. 性交易部份：

对于性交易的管理，采取「地域区隔」、「地点限定」、与「合作社模式经营」三大原则。及小型化经营为原则。

* 地域区隔原则：

娼馆的地点，应在一般市民生活活动线区域之外，以低调、不影响市容为原则。

* 地点限定原则：

性交易的进行场所，限定在娼馆或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可的旅馆、出租套房内。

* 合作社模式经营原则：

娼馆的设立，由性工作者以「劳动合作社」方式组成，每间娼馆最多以不超过10名性工作者，5个执业房为原则。

基隆市的娼馆区域，至少提供数百个以上弱势家庭经济的支撑，为保障基隆弱势民众的经济权益并顾及一般市民的生活质量，采取「地域区隔」的原则，在一般市民生活活动线之外的特定地段，设立「性交易合法实验街区」。具体操作为：

1. 要求中央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80条，改为不处罚性工作者。

2. 基隆市政府规划龙安街后门在铁路边无人行走之后巷及其它类似低调隐闭的空间地点为「性交易合法实验街区」

3. 在中央政府同时要讨论外籍性工作者的政策。

2. 茶室 / 小吃店：基隆小市民郁闷的出口、孤单老人的抚慰

* 具体操作：

a. 市政府用娱乐税收入，和店家合资进行隔音工程。（针对噪音问题，政府投资介入）

b. 辅导业者及从业人员成立街区茶室 / 小吃部工会，负责与当地小区协调营业模式并协商出维持小区环境整洁的方案和机制。（建立一个业者和小区居民互动沟通的平台）

c. 设置街区公厕与呕吐盆。（政府介入解决清洁问题）

基隆性产业政策的实践，有待我们在妓运针对性交易政策的修法运动，去性道德污名的运动持续前进，及基隆在地「市民主义」由上而上的力量成长，才能发展出一个不是从控制管理、依旧污名性产业的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2007），《妓女联合国》，台北：日日春。

工人市长张通贤竞选工作室参选实验募款说明（2007），《把政治还给普通人》，2007年4月

赖建宏（2006），《我国特种营业管理的法制研究》，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

夏林清（2006），《在地人形：政治历史转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应用心理研究第31期。201-239页。

[1] 此节请参考《妓女联合国》一书，王芳萍序。

[2] 妇女救援基金会、励馨基金会、台湾女人联机、彭婉如基金会、花莲善牧中心、终止童妓协会组成「推动缩减性产业政策联盟」于2004年2月4日发表对性产业对策的五点诉求及联署书。

[3] 纪惠容，《以NPO的力量推动政改》中国时报，A15/时论广场 2004/09/14

[4] 《台湾NGO立法行动》（励馨基金会出版），及「家暴法」、「儿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性骚扰防治条例」

[5] 许雅斐，《性别规范与仇恨犯罪：性工作的政策管制》2006/01/07

[6] 而其诉求「不处罚卖性者」，是因为「性交易的产生及其型态，取决于需方（嫖客）的购买力及满足其需求的欲望。嫖客才是娼妓关系中的主导者及受益者。」而应修法改成「嫖客罚鍰，以负担社会付出的成本」，「为了满足嫖客之欲望需求，社会承受多重的负面影响，以及重大耗费，这些成本应以罚鍰之方式由嫖客来承担，包括：卖性者性病检查与治疗费用、危险的性传播疾病、吸引外籍卖性者移入，及跨境危险疾病（艾滋病、抗药性肺结核等）的散播、诱导未成年少女卖性，其安置及辅导费用日益增高、查缉人口贩卖的警力及靖庐等单位的安置费用、鼓励贩卖人口，造成跨国众多妇女及家庭的恶梦」。

[7] 丁乃非，「看不见踪影一家务与性工作的婢妾身影」，《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八期，2002年12月，135-168页，提出此一观点。

[8] 反人口贩运的女性主义者曾私下质疑妓权派，卖淫除罪、合法化就解决性产业中人口贩运的问题了吗？据此，认为除罪化不能解决问题。

[9] 被迫推入火坑的意向，有许多悲惨故事的建构，也牵涉如何形构许多压迫体制结合下，娼妓恶劣的境，但过去「被迫推入火

坑」的复杂问题，特别在台湾的反雏妓运动，也把问题简化为坏心的人口贩子或没良心的家人造成此问题，现在雏妓被大陆和外籍移民性工作替代。

[10] 后来，这在支持妓权但同时「反人口贩运」的GAATW主导者的努力和反省过去「反人口贩运」运动的问题后，发展出「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扩大到其它行业的定义，迫使2000年联合国巴勒摩协议，加入「强迫劳动」，但当时力量未能做到全部取代旧的「性剥削」定义，而采与其并列，而之后在美国主导的TIP 报告運動，仍以「性剥削」定义继续影响其它国家进行「反人口贩运」，而仍发生特殊化「性交易」问题的污名作用。

[11] 工委会从1990年代初，主张对各主流政党「等距外交、等比结盟」，选前施压要求开支票，这种路线在2000年春斗「工人赌总统」时达到顶峰，并引发了八四工时全国性斗争；工委会另一彻底否定蓝、绿政党「比不烂」骗局的「废票路线」，起于1995年立委选举的【以上皆非】运动，更成功的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以【百万废票】在蓝、绿版图中插上了引起媒体激辩的「关键少数」鲜明旗帜。（【把政治还给普通人】，工人市长张通贤竞选工作室参选实验募款说明，2007年4月）

[12] 「仓运联」于台湾戒严1986年后的工运浪潮下，成立至今15年，是台湾自主工人运动中，属于基进有战斗力的团体，过去发动数次罢工，但目前因为基隆港衰败、雇佣关系外包而会员人数严重萎缩。

[13] 2004年底我们尝试直接进入选举体制去颠覆代议民主的游戏规则，推动由工运基层民主经验转化的「人民（是）老大：直接民权代议制」，候选人必须签下「政见跳票就辞职」的承诺书，选民必须缴交1000元投票保证金，挑战代议制中选民只能让渡权力给职业政客，却无法收回的不公平陷阱；并试图透过对话认清身边的人（包括家庭）的政治盘算，以及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和改变的可能（见<http://www.nobnog.org.tw/home/>）；这套实验不设总部、不插幡旗、不造势，辅选全靠不领路工的工人和不支薪的工作者，以一对一的「直销模式」来说服选民加入「人民老大」。它也是将竞选经费降到（除保证金外）趋近「零」的实验；用传统选举的语言来说，就是完全放弃动员、金钱和权贵名声堆砌出来的空气票，只要普通人面对面、面对自己政治责任的组织票。（【把政治还给普通人】，工人市长张通贤竞选工作室参选实验募款说明，2007年4月）

[14] 当时并非以「蓝、绿」称谓；1995年台北市议会是以国民党、新党为在野力量，也就呈现国、新两党结盟对抗执政的民进党态势。

[15] 移动探测（Move-testing）是日日春顾问夏林清在督导笔者设计「基隆选战社会探究」参与方案时，说明使用Donald A Schon在「反映实践者」一书中，对实践者系列实践行动，即一移动探测之行动实验方法的概念。此一概念可参考（夏林清，在地人形一政治历史皱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2006）一文。

[16] 详见基隆市第15届市长补选选举公报，或不蓝不绿工人市长部落格，张通贤竞选政见：<http://blog.yam.com/keenobnog>

[17] 将介绍候选人的文宣，正面以性工作者艳丽或裸露的照片（台湾官秀琴、瑞典Rosihna）表达出日日春欲传达的「性」与政治的元素，背面则佐以张通贤的女儿感性的信，及对政治的批判介绍候选人。照片的「风情」展现，一则为接近男性投票者，一则做为引发谈论性道德、或性产业议题的媒介。

[18] 因为过去十年日日春对娼馆已累积较多经验与理解，因此此次私娼馆并非探索重点，但对台湾在城镇中，有许多集中式的茶室文化，希望藉此机会深入探索，是为这次外展重点。

[19] 辣辣鸡是由日日春年轻的女性义工组成，由组织者嘉嘉进行组织，包括美妃、凌君、韵文、莹芝、宣宣、姿姿、小火车、Polly、小秉…等人参与，她们有的是社工员、公务员、工会或社团的组织工作者、大学生、研究生，由小姐指导学习性感舞步，到从扮装成「小姐」的过程，经验玩耍性/别身份的各种经验。

[20] 「肥皂箱」意指，候选人拿着一个简单的肥皂箱子在站在路边，就可开讲，有别传统主流候选人花大钱搭舞台演说，「肥皂箱」是从台湾党外政治运动就有的街头形式、其元素是素朴、草根、接近人民。

[21] 嘿咻剧团是由日日春年轻义工及性工作者联合组成，包括张力元、小莉、佳纯、碗如、继之、小玉…参与。

[22] 凌君目前工作，是在地震災區做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家的居家服務的家訪的工作(居家服務是居家服務員，大多是40~50多歲的媽媽，到獨居、中低收入戶老人、身心障礙者家中提供簡易護理或家事服務)。

[23] 2006年8月至月紅衫軍百萬人倒扁運動，第一家庭疑似涉貪，引起台灣民眾強烈反彈，以前民主進步黨主席施明德為首發動總統府前靜坐及遊行活動，大批民眾響應靜坐超過一個月，9月15日圍城並有40萬人以上，當時日日春也參與遊行，並與遊行群眾進行政治經驗對話。

[24] 有的候選人請別人在車上插旗，一支1000元。

[25] 第一小節資料部份參考倉運聯幹部許木欽、彭文明等口頭訪談。

[26] 參加聯合報2001年5月3日逍遙遊專刊，記者李健果報導。

[27] 其实也是有小姐坐抬，只是说电灯比较亮，不能乱摸。

[28] 基隆市仁爱区文安小区发展协会网络简介，详见<http://sixstar.cca.gov.tw/community/index.php?CommID=1283>

[29] 张力元、林碗茹田野访谈某茶室小姐（2007.04.28）

[30] 据一位经营过卡拉ok的老板丽丽说：通常警察找麻烦，不是因为小姐陪酒。是看店家有无违反消防法、卫生法等，若有违反，警察可以去举报；若店家不想依法被检查，就塞给警察一点好处，就没事，而警察都会固定来提醒店家。

[31] 张力元、林碗茹田野访谈某茶室小姐（2007.04.28）

[32] 参考基隆市政府发稿新闻：2006/12/26 <http://tnews.cc/024/newscon1.asp?number=3395>

[33] 〈老人茶室 菜蓝族捞钱〉，中国时报 2007/03/24 C2/基隆新闻

[34] 〈不法陪酒 基市拟断水电〉，中国时报 2005/12/21 C1/基宜花焦点版

[35] 〈与警方玩捉迷藏 茶桌仔莺燕 流窜分租公寓〉，中国时报 2006/12/08 C2/基隆新闻版

[36] 明哥有关基隆性产业概况访谈，2007/4/12 访谈者：王芳萍、刘台云、李健裕、简嘉莹，纪录腾稿：黄美瑜

[37]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司机靠无线对讲机，可以互相聊天。

[38] 日日春义工刘台云在访谈明哥之后，重新理解劳动者的喝酒文化，并记录对照自己哥哥：「我几乎遗忘了他的故事，他年岁与明哥相当，当过驾校班老师、开过水泥搅拌机，晚上兼开出租车，好长一段时间是和不同女人有密切关系，也在卡拉OK店、海鲜店和小姐混时间，有时醉醺醺回来，胡乱一阵脾气把女儿训一训，跟家人吵几架，最后，总是弄得我们又气又哭，他则气呼呼的骑机车离去…一直到现在没有人再想提起这些，我们也一直不理解哥哥是怎嚟了？也无法想象他的劳动与酗酒是怎嚟回事…明哥让我重新捡回一点我对哥的年少时期的酒与色与暴力有了重新再看到的机会。（摘录刘台云访谈明哥后记，2007/4/30）

[39] 日日春10余人外展完，透过小惠协助，在一家私娼馆楼上进行外展讨论，面对义工探访茶室生疏的身手，小惠一时兴起主动向大家介绍私娼馆，整理：王芳萍，打字腾稿：黄美瑜，2007年4月20日。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